

第二章 天皇和特攻队

打得好！可是……

冈田大将继续进言：“一般来讲我国国民都轻视数字，甚至连统计局的国情调查都不放在眼里。为了增加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没有根据数字统计，进行很合适的布署。从一件事推论其它，即使说集结科学技术力量，也可能习惯于不遵守数字的约束，因此，必须努力想法克服这一点。”

陛下说：“政府的指示不能准确地传达，而是夸大其词，这样不合理的事情发生过吗？”

“在这个问题上，工厂和物资材料的不平衡已经很严重了。从南方运输物资已中断。然而，在动听的号召下，一味增建工厂，结果，工厂没有原料，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工厂，都成了闲置设施。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集结国力很难。冈田大将说着，喘了一口气，变换语调说：“最后，我要说一句，最近特别令人受感动的是，年轻人的行为，实在值得尊敬，所谓特别攻击队、生产挺身队，都以宏伟的气概，把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为了支持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给以及时的鼓励和提拔。”

在冈田大将上奏的前58天，他的长子在菲律宾前线战死。在一个月前，同僚重臣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次子，驾机冲入敌人的航空母舰，壮烈牺牲。在陛下面前，赞扬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感情。

众所周知，海军主张现代战争是武器和物质的较量，他们需求更多的、口径更大的大炮以及快速船舰队，甚至不惜牺牲国民

的生活，组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联合舰队。可是，这个联合舰队，已没有昔日的声威，为了抵抗绝对强大的敌人，现在只有拚命。在战争史上，采取九死一生的拚命作战方法，古今东西都有许多的记录，以完全自杀的方式来作战，还是史无前例的，除非是“统帅中了妖魔。”主张合理主义的海军，却敢于率先组成了冲向敌船的神风特别攻击队，来对抗敌人。由于生产力的下降，使战斗力削弱到如此地步。其原因一是由于空袭造成的工厂损失严重；二则由于臆造生产计划；三则由于目前的军事演练松散。归根结底，一切都归咎于指导战争的政府和军事首脑的失误。可是，承担着被转嫁的实际责任的，正是这些战斗着的年轻人。可以说，显示年轻人风貌的就是神风特攻队。

作为海军老前辈的冈田大将，悲恸万分地想向陛下说这件事。

太平洋战争的特点是要敏捷地集中力量。最初的神风特攻队，是关行男大尉指挥的“敷岛队”，在1944年10月25日，以菲律宾马纳加斯纳基地的克拉克机场出击，飞临斯汝昂岛附近，冲入敌人的航空母舰群。当时，大本营发表战报：击沉敌中型航空母舰一艘，另一艘被击中着火，炸沉一艘巡洋舰。美国方面的报道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护卫航空母舰一艘被击沉，三艘受伤。虽然略有不一致的地方，可是，与往常相反，我方发表的战果较之敌方还要少，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过了两、三天，陛下听到了神风特攻队的战果，向军令部总长赐言，向前线各基地发报。

在菲律宾珊瑚岛的中岛正中佐也收到了天皇的电报。他是第一航空舰队第二〇一战斗机队飞行长，指挥了属于第一批神风特攻队的“大和队。”在敌机空袭的间隙，不仅飞行员，甚至连修配兵也从很远的山脚下树林中聚集到指挥所的前面。中岛中佐登上平常使用的小命令台，朗读了这个电文：“天皇陛下听说神风特别攻击队英勇奋战，向军令部总长赐言：‘非这样不行吗？可是，打得

好。’在场的每个人都纹丝不动。”

不仅海军如此，富永恭次中将率领的陆军第四航空军部队，当时也在马尼拉展开了战斗。从11月12日的“万朵队”开始，光在菲律宾作战的特攻队战死者达658人。（根据现在厚生省复员局留守业务部于1943年12月的调查），真是士兵奉召云集，年轻人把自己置于死地。

这场战争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发起的，他们只不过象从半截看电影一样，不知道开始是什么样的，只能照编导设计的剧情看下去。如果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生命进行等价交换的话，那么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易。这些年轻人的死，在通告国民之前，都通过侍从武官报告了陛下。

痛心的“壮途饯行”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给敷岛队的关行男大尉和中野盘夫一等飞行兵曹、谷畅夫同、永峰肇飞行兵曹、大黑繁男上等飞行兵曹等五人的战攻奖状，在1944年10月28日向全军公布，结束的一句话是：“他们取得了战果，为了永存的大义而牺牲了，他们将忠烈万世，光照千秋，谨在这里追认他们的卓越功勋，公告全军。”半个月后的11月12日，把他们5个人破格提升二级。这期间，他们的壮烈之死上奏了陛下，因为人事调动和组编要向陛下报告后才能进行，破格提拔二级，当然也经过了这个手续。

在前线的中岛中佐接到电报是10月末，与这件事是吻合的。当时的报道班员高木俊郎所著的《知览》的后记中，记载着赐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是，干得好”，实际上是“感到很遗憾。”考虑到士气，军令部或当地的军方随便记了这一句，但这也是人们的传说，实在难以断定。

按照惯例，如果是陆、海两总长向天皇上奏，侍从武官长要侍立一旁。但根据上奏内容的需要，武官只是把他领到房间里就

退出来了。因此当时的情况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这样转弯抹角地说话呢？这是因为根据侍从武官长莲沼藩陆军大将的命令，当时的侍从武官的记录、日志和上奏内容，战争结束时都烧毁了，没留半点儿痕迹。可是当时担任武官的人们是知道的。如陆军武官有小池龙二少将、清家武夫大佐、尾形健一大佐、吉桥戒三大佐，海军武官有中村俊久中将、野田六郎大佐、今井秋次郎中佐，这7人还记着这件事，其中还有人保存着简要记录。可是他们决心把这些记录永远地封锁起来。人们的记忆是不可靠的，甚至连陛下政务室墙壁的颜色也说法不一。可是，靠不住的记忆中，印象最强的事是终生也忘不了的，若能得到这些人们的合作，就能够尽量准确地写出天皇对于特攻队员，究竟表示了什么样的态度。

1945年元旦，天皇穿着军装，进行四方拜后，按照皇宫的惯例，天皇和皇后在刚刚迁来的文库的住宅里吃了“丰盛的御膳”。在皇宫里一般白天不吃年糕汤，年糕汤叫“入夜御杯”，是在夜饭之后吃。这些暂且不说，所谓的“丰盛的御膳”，就是在直径为15厘米的又圆又薄的年糕上，把煮软的甜酱和牛蒡放上，折成二折吃。除此之外，还有加吉鱼块和野鸡酒，极为朴素。陛下是否和以前的帝王一样的人呢？他是否发现今年的年糕是呈淡黑色的？，厨师到处奔走，因为年糕米的质量不好，所以不是雪白的。

可是元旦这个盛大的膳食结束以后，军部又送来了用白布裹着的饭菜，那是放在白木盘上的饭菜，有带头、尾的加吉烧鱼、小米红豆汤、甘薯泥加栗子的甜食，两盒清酒，在饭菜上还有附辞，“这是向连日来出击的特攻队员踏上壮途的饯行菜。”听说皇帝、皇后盯着饭菜看了很久，后来就原封不动地拿到了武官府。武官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菜，可是一想到年青人要去殉国的心情，心里就很压抑。据说天皇看着这些，心里非常难受。

若是往年，元旦这一天，皇族以及文武达官显贵，都整装戴冠，蜂拥地晋谒天皇，进行新年拜贺，“祝天皇、皇后新年好”。

当然，宫廷也装饰得光彩夺目，可是今年这一切都免了，来向孤独的天皇拜谒的，只有特攻队员无言的效忠。根据侍从的记录，陛下这一天下午，按照惯例去散步，在文库的南面，到处是长满狗尾巴草的荒芜的草坪。从下午2点半到3点半，陛下一直在那里默默地走动，比平常时间要长一些。那时，敷岛队出发的马巴拉卡托基地，也飘摇着狗尾巴草。

向战死的亡灵致敬

1945年1月7日，天快要黑的时候，陆军侍从武官吉桥戒三大佐，夹着军令部给特攻队员的一张战功奖状，来到了文库的政务室。先是下午4点，虽已是傍晚时分，但天还没黑，他从武官府（这时迁到宫内省的第二厅舍）打电话给文库的常侍官员所（值班室），向天皇问了安之后，就从武官府乘黑色奔驰车来了。

由于战局严峻，陛下说：“不管是早上，还是夜里，如果有事，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可是，预约拜访的习惯仍保持着。从武官府到文库乘车需二、三分钟，按照规定，徒步前往，警卫不准入内。文库是400坪（1320平方米）的长方形二层建筑，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正中有两个大门供出入，左边大门是天皇的出入口，右边是皇后的出入口，进去后是大厅。其他的人从建筑物左端的门口出入，皇族和阁僚等高官的出入口是另一个，但也建在大楼的左端。这是因为从正面的大门进去，大厅的右侧是两陛下的私房，公事在大厅的左侧进行。吉桥大佐从左侧的通用大门进去。进去后，左边的房间是常侍官值班室。值班的侍从摆弄着小电炉子取暖。因为大佐到了，侍从立即穿过大厅，到里边去通知天皇。假若我们也和吉桥大佐一起站在常侍官值班室前的走廊下瞭望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是建筑物的顶端，所以能一眼尽览房间的整个配置。从右边的房间看起，首先是普通的洗漱室，皇族休息室，医药室。再往里是陛下的洗手间，对面是洗澡间和洗脸室，还有铺着红地

毯的大厅。左边的房间首先是配膳室、食堂，再往里是陛下的政务室。往左顶端是大厅，从大厅往前是刚才说过的皇帝、皇后的内室，因为是宫中，不能偷看。

侍从去通知陛下的时候，吉桥大佐走到政务室等候。陛下象往常一样，穿着陆军便服，很随便地走了出来，腰中挎着元帅刀。天皇横穿大厅，走进政务室时，大佐深深地垂下光头敬礼，陛下也轻轻地地点了下头。

这个政务室与明治宫殿的二层政务室相比窄得多，陛下搬到这里还不足一个月，大佐也只来过几次，所以对室内的布置记得不清。经过战后20年的岁月，记忆淡漠了，只记得“非常窄小，与房檐很长的明治宫殿相比，像是明治神宫的晒台，所以非常明亮。”有关房间的情况，收集其它侍从的讲述，记载如下：准确地说，是一个只有6坪，只能放12张榻榻米的空间。现在，即使中小企业的经理室也比它宽敞。在这狭小的房间里，有6个书架，从门口看，靠着左边的墙壁有3个，右边的墙壁有2个，紧邻门扇的有一个，使房间显得更狭小。陛下的桌子向着阳台放着，大小与普通公司职员使用的差不多。桌子只有二个抽屉，并且，既没有镶尼绒，也没放玻璃板，只是涂着油漆的木制品；夹奏文的铁夹子上的油漆也脱落了许多。在桌子上，放有砚台盒、印色盒、笔洗、自来水笔的贮墨管、常见的钢笔、裁纸刀、圆形钟表和台灯等。除此之外，还有天皇不离手边的生物学笔记和分类卡片。不知什么时候又放上了贝壳标本。坐的是镶有深咖啡色皮革的转椅，地板铺着灰色地毯。虽然房间狭窄，可是在陛下椅子右后方的房角，有一个装饰台，上层是林肯的胸像，下层是达尔文的像，据说都是天皇在皇太子时代侍从们赠给的，在战争进行中也一直放在那里。达尔文作为生物学家，受到陛下的尊敬是众所周知的，可是现在正和林肯的国家进行战争的时代，一般国民说棒球的“好球”，“坏球”，不许用敌国(英语)语言，要改用日语的“好”、“坏”。

一个时期，东条首相在演说时，在通向讲坛的阶梯上铺上美国国旗，故意踏着走上走下，甚至在报上刊登了罗斯福把着南方岛屿战死的日本兵头盖骨，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得意笑着的照片。在此之前，还可以说天皇是个天真烂漫的人，可是在战争进行中，仍把林肯的像放在自己的座右，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那个说过“人民的，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政治”的林肯。

把话题回到吉桥大佐。大佐是拿着特攻队员战死的报告来拜见。日本式的12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使人感到相当宽敞，与此相比，西式房间却狭小。如果在那上面有个书架和小桌子、椅子，狭窄得似乎额头和顶棚要碰着了。吉桥戒三大佐走进文库的政务室，把上奏文放在陛下桌子前的放置奏文的小桌子上。上面放有某案的有关文件。陛下已经坐在了椅子上，等待着大佐的上奏，大佐在陛下的桌子前，打开了吕宋岛仁牙因湾的地图，这天的上奏事项，首先是仁牙因湾的战况。大略报告了仁牙因湾的战况之后，吉桥大佐拿出了一张给予陆军特攻队员的战功奖状。吉桥大佐没记住这战功奖状的主人是谁，好象是飞行员或挺身队员，或将校军官，但不是下士官，总之，是没记清楚。

“因此，在这里追认他的卓越功勋，向全军公布”，记得陛下大声朗读了战功奖状上写着的这句话，就深深地弯下腰，用手指着地图说，这个特攻队员冲入的好象正是仁牙因湾这一带。说到这里，陛下倏地站起来，行了最敬礼。因为是瞬间的事，所以吉桥大佐感觉到陛下耷拉下来的头发，触到了自己的光头。这时才发现，陛下是第一次行最敬礼。人们吃惊时，往往只想到说“啊”，而没有其它的感情成分，现在一抬头，自己的头和陛下的前额碰了一下，吉桥大佐醒悟过来时，呆住了，也行了一个最敬礼。感到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逞强的前首相东条英机

话题讲到重臣上奏，从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上奏的中间，又开了话题，追述了特攻队。但重臣上奏并没有全部结束，天皇为了收拾棘手的局面，一一召见重臣，希望他们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首先，从2月7日平沼骐一郎男爵上奏开始，接着是广田弘毅，近卫文麿、若槻礼次郎男爵，以及虽不是重臣，可是与天皇特别亲近的牧野伸显伯，再后来是冈田大将拜见。当时的重臣就是历届的总理大臣，所以除上述这些人之外，也包括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可是，阿部大将，当时任朝鲜总督，不在国内。米内大将当时是小矶内阁的海军大臣，担当着每日辅佐天皇的重任，所以，这次没召见他。这样说来，剩下的就只有前首相东条英机。东条大将2月26日上午10点半，接受召见，晋谒天皇。

前一天，东京下了大雪，并且，在大雪纷飞中，130架B29型飞机的大编队从市中心开始袭击沿河岸的工商业区，在神田附近投下了6000发燃烧弹，有几颗落在了皇城内。在大轰炸的次日，2月26日东条英机大将来晋谒了。吉桥大佐从宫内省的大门出来迎接。东条大将是踏雪步行来的，在走廊下，滑了几次，每次都是吉桥大佐及时抱住他，大将一边说着“谢谢”，一边向拜见的房间走去。东条大将在侍从武官吉桥大佐的引领下，来到了在宫内省第二期厅舍的拜谒厅。所谓第二期厅舍是将宫内省院内里的一块台地推平后增建的，拜谒的房间跟陛下的政务室紧挨着。吉桥大佐告辞退去，代替他的是侍从长藤田尚德海军大将。和其他大臣上奏时一样，他仍侍立一旁。

藤田侍从长的《回忆》中，记载着当时东条上奏的内容。他不仅记录了谈话内容，而且马上改写成文章，交给了木户内府，这篇文章再次回到藤田的手里，并原封不动地写进回忆录里，所以

可以认为这是相当准确的。“1945年2月26日，东条大将向天皇问安，上奏约一个小时，藤田侍从长侍立一旁。天皇先赐座，接着问东条怎么样？东条向陛下问安，并感谢天皇特别准许他拜谒。以下是东条大将上奏的主要内容。

我作为前首相对现在的战况，痛感责任之重大，现在辅佐陛下的大臣应该充分考虑战局，当然我也应该站在第三者的位置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东条禀奏了关于战局的个人看法。原文是文语体，现在改成口语体，是为了人们能明白它的意思。今后政治和战争两种策略的基础，是以2月7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会议决定的内容为中心。公开发表的雅尔塔会议内容，是如何处理德国。可是，暗中也强调太平洋问题及对日作战问题，我认为，在他们之间已基本取得协调。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来判断，决定废弃《日苏中立条约》的日子是4月25日（注：这个条约到明年1946年4月25日期满，在此之前一年，如果哪一国不宣言废弃，自动延长），在此之前，敌人对日政策会采取对日政、战两种策略，把日本逼人不能重新站起来的境地，并且在此之前，德国就会被英、美、苏三国击败，这就是敌人的目的。

如果说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局势如何进行？我认为在菲律宾我们要放弃马尼拉，把主要阵地集结在山地，进行持久战，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这样在4月25日之前，就不会毁灭。美国在菲律宾拥有12个师团，作为后备兵力，太平洋能够调动的也只有10个师团左右吧！这是我的判断。把这些兵力投入到哪里呢？从美国人冒险的性格来看，也许会把手伸到台湾、冲绳、上海等地，无论如何敌人急于把4月25日作为目标，尽可能快地实现雅尔塔会议的日程表，引起世界的注目。2月16日、17日，袭击硫黄岛（登陆是19日），也是准备之一。可是，侵犯硫黄岛的敌人，只是当天依靠机动部队的舰载机进攻，第三天、第四天没有继续进攻。……

进攻塞班岛时，依靠机动部队攻击又持续了一个星期。可是，

现在没有那样的力量，如果在日本本土的近海，依靠这支机动部队进行攻击，在一天半天之内是做不到的。即使在昨日(25日)，空袭日本本土，在塞班岛基地上空有500架飞机，敌人能够进行这样的空袭，能坚持几天呢？事实上，今天不是还没有来吗？！在这方面，敌人也没有充分的力量，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藤田侍从长在叙述东条大将说的：“事实上，今天还没来”时，加了注解：“可是，现在还是上午10点50分左右”。藤田侍从长再次仔细地审视着逞强的东条大将的脸。

对乐观的态度表示不满

“到4月25日，对《日苏中立条约》应作出存废的决定。在此之前，战争局势、国际形势都会发生急速的变化，这是应该考虑到的。说到我国的战备，现在处于何种状况呢？我认为可以说既成功，又不成功，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敌人在德黑兰会议上的企图是：一、进攻太平洋；二、进攻大陆；三、在适当的时机，拉拢苏联。这就是敌人作战要实现三个目标，可以遏制日本。可是侥幸的是，敌人在大陆方面的企图不能实现，从中国基地起飞的敌机，轰炸能力低下，证明了这一点；拉拢苏联到今天还没成功。我请陛下回忆一下，决定开战时议论最多的是苏联的态度，在1942年，也曾担心苏联出来与日本对抗，结果并不是这样，这当然也是外交上的成功。甚至敌人的三个企图中的第二点，也解除了这个担心。虽然太平洋方面的战局越来越严峻，可是，从整体上来看，我认为也是成败各半。

下面申述一下对德国局势的判断。英、美是想在去年年末就解决掉德国问题的，这从美国的预算，平时生产的调配措施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不过，目的未能实现。由于德国仍在继续拚命抵抗，吸引了美、英的大部分兵力，因此，敌人不会把力量投入到太平洋方面。这反映了英国政、战策略不能一致的矛盾。

再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美国的钢铁生产低于8,000万吨，煤炭也降到6亿吨以下，飞机的生产1943年预计12万架，可只生产了10万架，今年在74,000~75,000架以下。

兵力动员和劳务动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陆、海军合计1170万，全部人口是12000万。其中白人如果是8,000万，和我国大致相等，我国劳务能够动员的是6,000万，这已是达最大限度。也就是说，在生产方面，日本和美国都在下降。不管怎么说，从数量上争胜负是不可能的，虽然敌人只增加了一只战舰和一支航空母舰，我们即使想这样，也做不到。

可是，如果采用特攻战术，以一、二架飞机和炸药或快艇，就能很容易地攻击敌人的一、二支战舰或航空母舰。并且，这些武器的生产也不缺乏。况且，作战地区离国土越近，敌人的补充线就越长，而我们却越短。”

默默地听着东条上奏的天皇，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每当特攻队出击时，陛下就行最敬礼，可东条大将不知道这些，继续说道：“如果仔细想来，也应该知道我国在作战上也有某些优势，敌人把4月25日作为划时代的日期，以此来威胁日本，他们潜伏着弱点，正象我所看到的有利方面一样。知己知彼才会百战不殆”。

把侍从长的这部分回忆原文写出，是因为他认为此时好象是喋喋不休的东条大将感觉最好的时候。可是，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还这样逞强、乐观，这是一种无谋，真令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藤田侍从长这样写道：“1945年2月末，东条大将对战局下这样逞强的判断，好象让陛下吃了一惊。东条大将如果只把事态的严重性估计到这种地步，那事情就严重了，我清楚地看出陛下很不满的表情，可是，东条大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口若悬河般地继续辩论，并且谈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上，他开始强烈地批判和平工作。谈到今天的不幸，值得担心的应该有两点：我国的思想和精神。在陛下面前，这样说好象有点过火，等于敢反驳天皇

了。”

东条，竟敢犯上

在重臣的上奏中，东条大将的上奏除了逞强，乐观主义及表现出来的无谋，比其他重臣的上奏似乎更合乎情理。他继续说：“在陛下面前，好象觉得有点过火。”就是说，陛下自身倾向和平，可我胆敢持反面的意见。

“战局的不利，猛烈的轰炸，招致了人心不安，以及敌人与此同时宣传、灌输战败思想。可是，今天再看太平洋战局，敌人登上了硫黄岛，这是第一次占领日本的皇土。以前委任统治制下，敌人占领的是外域，况且，占领地在委任统治下新归顺的地区，都不在日本的国土上。在开战前，敌人发出大话，要在4个星期内征服日本，但4年后的今天，才占领了硫黄岛。空袭的程度与德国相比，也仅仅是个开始。根据新闻报道，对德国的轰炸每天是4,000架飞机。对我们来说，B29型飞机，要从二千几百公里远的地方5天或7天才能飞一次，每次只不过来100架左右。依靠机动部队进行的联合轰炸也是最近开始的。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样仔细想来，这次空袭我们国土，从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开始。因这点事国民就气馁，那么就不用说完成大东亚战争是很困难的了。”

“对于生活问题的担心，是有关定量供应的现状和生活的困难，在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据最近从芬兰回国的人议论日本的现状，和芬兰以及德国相比，还不算太艰苦。他们说回到日本，在冬天还能吃上蔬菜，这是几年来在其他地方不曾有过的。供应量也不算少。对供应量的抱怨是同以前的供应量相比较而产生的。还没有听说陛下的一个国民是饿死的。”

“如果饱受生灵涂炭之苦的国民，听到这样的讲话，会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呢？！我都有点泄气地听着东条大将的讲话。”藤田侍

从长附加了这句话。东条大将继续下他的结论。

“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在政治和战争方针的制定上，陛下都应当亲裁。这需要在形式上立即明了，也就是把大本营干脆设在陛下身边。大本营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分立，使国民心里感到别扭；其次是取消内阁会议在总理大臣的官邸举行的惯例，而应该在皇宫举行，再次是陆海军合并。

也许在4月25日，苏联将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我们就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进行战争。如果站在相信皇国不灭的立场上，就不会悲观。那以后要注视欧洲形势的变化，抓住时机实现和平。如果再萎靡不振，那日本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这样说来，问题就算解决了，实际上，4月25日前后，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东条大将发自内心的上奏就这样结束了。陛下断断续续地问：“你认为苏联不会使用武力吗？”东条回答道：“关于这一点，一个月前从芬兰回国的人和两周前经西伯利亚回国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前者认为苏联人民没有战争的愿望。证据是和他同车的退役陆军少佐公然说希望彼此停止这场战争。苏联现在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着兵力，所以4月25日之前，如果德国崩溃，那时就会出现多余的兵力。可是，在德国依然继续进行战争期间，不可能从欧洲抽调兵力送往西伯利亚。假设德国失败，英、美、苏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会把主力保留在欧洲。事实上，因为现在已经疲劳了，把需要修整的兵力调到西伯利亚是困难的，这是不站在苏联立场上的推测。相反，后者认为只要有攻击日本的大好时机，即使调动兵力，苏联也不会推辞。两种推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西伯利亚的苏联兵力和关东军势均力敌，因此可能会根据德国局势的变化多少有些变化，而参加对日作战。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一半一半。”这个归国者不是一般的旅行者，确实是军部的情报员。东条大将作为前任首相具有拥有情报的有利条件。如果情报也是这样，那么东条的上奏仍然是空洞而令人担心的。